

那天走进昆虫博物馆,见很多孩子在参观。热爱小昆虫是孩子的天性,可是这样的天性,却变成了“成长的烦恼”。你看,这些生活在都市里的孩子,如今几乎没有机会亲近小昆虫,他们只能在这里隔着玻璃窗观看昆虫标本,在录音机里听听鸣虫的叫声。

想起小时候,这些美丽的小昆虫,时常飞翔在我童年的窗口:蜻蜓、螳螂、金龟子、纺织娘,还有蝴蝶、蟋蟀、油葫芦,其中许多是昆虫界的歌唱家,它们鸣叫在夏夜的乡间和城市,是大自然美妙的天籁。那时候,我的窗外就挨着它们



圈内人都知道,上海音乐家协会的“三杨”,他们是杨文揆、杨继陶和杨愈。这三位都是音乐家,而杨文揆除了创作歌曲外,主要业务是音乐编辑。我与他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过,关系比较好。后来他先于我退休,联系就少了。

一个风轻云淡的秋日,市文联组织退休干部赴横店影视城一游,杨文揆也去了。好久不见,老杨的身体大不如前,他消瘦,乏力,走路显得很吃力,一根手杖支撑着他虚弱的身躯。

从横店出来,大家鱼贯往外走。老杨走得慢,落在别人后面。我在一边陪他闲聊。他忽然拉拉我的衣角,正色道:“我告诉你一件事,有空你写下来,好吗?”我答应了他。

于是,他给我讲了萦绕他心头的一件事。

他说:“四凶横行期间,他在基层‘战高温’,直到‘文革’结束才奉调回‘家’,筹备《上海歌声》的复刊工作。复刊后,他被任命为编辑部主任。编辑部主任是刊物的当家人,‘官’不大,责任很重,不但要抓刊物质量,还要处理所有的事务,老杨毫不犹豫地挑起了大梁。”

当时,《上海歌声》是全国复刊较早的一家杂志社,受到国内音乐界的关注。于是,处理来稿,联络作者,推敲作品,管理内务,老杨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已是知天命的他从未叫过一声累。

正在这时,老杨遇到一件棘手的事。一天,他从众多歌稿中发现一首来自广州的作品,题目叫《请到天涯海角来》,词曲作者是郑南和徐东蔚。经过反复吟唱,他认定这首歌曲内容健康、旋律轻快,是好作品。可是,当这一期稿件送审时,这首作品意外地被退了回来。原因是:当前正在抓精神污染,这是一首典型的流行歌曲,恐怕会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老杨为难了,他和音乐秘书长管荫深商量,老管也认为这是一首不可多得优秀作品,撤下太可惜了。

老杨说:“我和老管一起去了一位领导的家,借汇报工作之名,反映编辑部同仁对《请到天涯海角来》的赞赏。还说,刊物清样已经发排,如果撤下,经济损失可大了。这位领导被我们说服了,他沉吟片刻,终于同意发表这首歌曲。”歌曲发表后,经由青年歌手沈小岑演唱,一炮打响,红遍全国,成为许多通俗歌手必唱的歌曲之一。

杨文揆一口气讲完这个故事,似乎轻松了许多。几个月后,听到老杨与世长辞的消息,我深感震惊。依照他生前的嘱托,我写下这篇短文,告慰这位既敬业又执著的音乐老人。

海岛的十二月,依然炎热如上海的盛夏,虽然我们穿行在椰林间,但灼热的阳光仍然烤得我们个个唇焦口燥,饥渴难忍,此时如能喝上一口椰子汁,那可是多么大的享受啊!望着那高高在上的椰子,我们去试着摇动树干,五人合力,都没能撼动,我们终于明白,能经常抗击十二级台风的椰树,那是我们这几个老头子撼动得了的!

正在我们面对椰树一筹莫展的时候,同伴见远处有几个少年正在树上采椰子呢!我们立刻跑了过去:“小朋友,给我们来几颗,我们付钱!”“酒仙”叫道,他能喝酒,但普通话夹生得厉害。见少年显然没有完全听懂,他又补充道:“钞票不会少你的!”,少年似乎明白了。

那领头的少年,看上去十二三岁,身体虽瘦,但很结实,特别是腿长、臂长,似乎是专为爬树长的。只见他微微一笑,拿起一把砍刀往腰后一别,猫腰一跃,就麻



## 想听蝉声

潘复林

的家。炎夏的傍晚,最有特色的就是城市街道两旁的行道树上此起彼伏的蝉鸣了,它们叫得好不欢快,一个个比赛似的。心烦的时候,也许你会觉得那是“聒噪”,但现在,听不到“聒噪”了,却多么令人想念!

如今的夏天,蝉声真是越来越少了,在路上听不到,在小区里听不到,就连我晨练的公园也蝉声寥寥。都市里的蝉声像新鲜空气一样珍贵了。

气象部门每天都要公布空气质

量指数。有人把蝉声比作是夏日里挂在树梢头的生态指数,在我看来,是很有道理的。有蝉声的地方,那里一定树木多,绿化好,环境幽静,空气质量也好。

听专家介绍,蝉和其他鸣虫减少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栖地的消失和破碎,过度的水泥阻断,等等。但更直接的原因是城市生态环境的污染,让大量鸣虫失去了生存空间。比如化肥和农药的过多使用,日益严重的废气和噪音……

那天参观昆虫博物馆,见墙上有一条主题标语——保护生态环境,让城市鸣响自然的音符,让孩子们聆听到小虫们的歌唱!对此,我们都有责任!

媒体上,时有将老上海的公共浴室写成“浑堂”的。其实“浑堂”应为“混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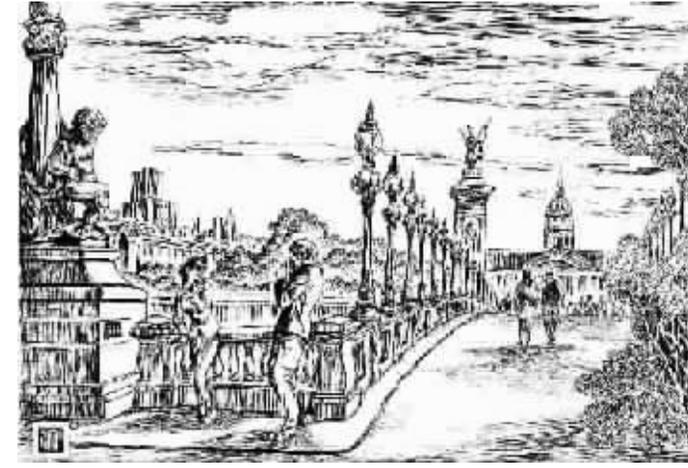
混堂,是典型的吴语词,明朝人郎瑛在他的笔记小说《七修类稿》卷十六中就记到了,原文是:“吴俗,瓮大石为池,穹幕以砖,后为巨釜,令与池通,辘轳引水,穴壁而贮焉。一人专执爨,池水相吞,遂成沸汤,名曰混堂。”这个词一直用到现在,可谓流传有序。

但这段话并没有说到是洗澡用的,郎瑛是在后面记到混堂用途的:“男子被不洁者,肤垢腻者、负贩屠沽者、痲者、疔者,纳一钱于主人皆得人澡焉。”痲、疔,是指痲疮、癰疮。你看,不管什么身份的男人,不管身上脏到什么程度,甚至连生恶疮的男人,只要缴了钱,都可以进去洗澡。很清楚,“混堂”是指大家混合、混杂在一起洗浴之场所。明朝文献中还记到有女混堂,如太仓人陆容著《菽园杂记》云:“外引别泉为男女混堂二处,则居民共之”,也是指普通民众共同洗浴之场所。

如从因洗澡人多,而使水浑浊角度理解,“浑堂”似乎也通;但从“流传有序”来看,老上海的公共浴室还是称“混堂”为确。

## 应是“混堂”

褚半农



巴黎的春天 (钢笔画)

侯仁端

俗话说“猫有九条命”,但在我所居住的小区里,即便猫有十八条命,估计早晚不免死于非命。

事实上,并不是有人想致猫于死地,小区里自发照顾这些流浪猫的居民还不少,每日定点供应餐食。那些死去的猫,其实是丧身在滚滚车轮之下。就在最近的一个月内,已经有两只猫成为“轮下鬼”。一次是猫在车

## 轮下留情

章云华

底躲雨,车辆突然启动;一次是车辆倒车,懒慵慵的猫来不及避让。

我亲眼目睹了猫被压后的惨象……它的同伴们,不停地围绕着转圈,闻着嗅着,不时发出哀怨的呜咽……

开车的人士,何必太匆匆?车辆发动后,只需停留几十秒,给猫留下“出逃”的时间,猫就变成“十条命”了。

利地攀上了一棵果实最密的椰树,蹭蹭几下,就攀到了树顶。拔出砍刀,对着下面的小伙伴们喊了一声,那椰子便一个接一个地落了下来。下面的伙伴,机灵准确地一个不拉地接住,稳稳地堆成了一堆,正好五颗。眨眼间,少年已经流星般地顺着树干滑落到地面,连气都不喘。

我们还没有从惊讶和欣喜中反应过来,少年已经娴熟地用砍刀在五颗椰子上凿出口子,递到了我们的手中。我们几乎是争抢着接过椰子,端起来咕咚咕咚地喝了个仰面朝天。天气那么热,椰子汁却清凉清凉的,燥热顿消!

几个少年好奇地看着打着饱嗝的我们,憨厚地笑着。那领头的少年走过来,接过空壳,很认真地说:“这里面的果肉很好吃的,你们尝尝!”说话间,已经用锋利的砍刀解剖了一个,给我们一人一片。我们嚼在嘴里,那果肉肥肥的,有点像奶油的感觉,但不腻,略甜,更有着椰子浓

## 椰林少年

赵宗斌

郁的清香!

那少年很有耐心。用砍刀剥着其他四个椰子。我们五个老头边吃,边讨论如何砍价。用的是他们听不懂的上海话:“我们沿途经过广宁县城时看过路边的果摊,是三元一个,这里的价格最高不能高于三元!”“这里是产地,应该便宜,最多两元!”“哪里要两元?一元五角足够了!”“咬定一元五角,超过两元,我们坚决不给!”

汁喝完了,椰果肉也吃饱了,该是付钱的时候了。“酒仙”摸出一张十元的钞票,很大气地对少年说:“别钱了,你们也蛮辛苦的!”那少年不接钱,还连连摇头。“糟了,他嫌少?”我们其中的一个说,另一个马上接口:“蛮好先谈清价钱的,谁让你们急吼吼地就吃!”,我说:“要不再给他两元?毕竟比广宁的新鲜。”最后,老张——我们中的财东,又摸出了十元钱往少年手中一塞,斩钉截铁地说:“够了吧,算是爷爷给孙子的见面礼吧!”

大夏夏侯惇惊而请教杨修,杨修曰:“鸡肋者,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丞相要班师回朝了。”夏侯惇从其言。翌日,曹操闻之,传杨修,以“造谣生事,扰乱军心”将杨修斩首。

由此可见,杨修之死,与其好“逞”有关。逞者,有施展、卖弄、炫耀之意。若论人的聪明,杨修绝不亚于曹操。曹操爱好文学,表面上也礼贤下士,其实他心眼极小,猜疑极多,他本想弄点文字游戏,附庸风雅,借此显示自己的高明与聪颖,不料都让杨修揭穿了,还让曹操好几次下不了台。由此可见,以曹操为首创立的建安文学,是他宠络汉末文人的一种手段。曹操需要一批有点名气,又肯为他死心塌地做事的帮闲文人,孔融不是,祢衡不肯,杨修又恃才羞辱他,“宁肯我负天下人”的曹操当然不客气要动刀了。

更重要的原因,杨修犯了古代文人之大忌,参与了夺嫡之争。当时,曹操选接班人,拟定在两个儿子曹丕与曹植之间,曹植才华横溢,其言其行颇有些类似曹操年轻时的浪荡风采,曾一度深得曹操之喜爱。曹植的智囊团中,有丁仪兄弟与杨修等人,而曹丕的智囊是司马懿、陈群、吴质等人,司马懿老谋深算,吴质工于心计。故名闻天下的才子杨修,要论算计绝对比不过曹丕手下的谋士,况且曹丕本人的政治能力与心计手段也强于兄弟曹植。

曹丕立为太子后,曹操深知谋士的力量,于是借“鸡肋”一事杀了杨修,也为儿子曹丕日后登基扫除了障碍。另据《三国志》载,杨修是袁术之甥,曹操对名门贵族与清议复古派文人,一向深恶痛绝。可惜杨修“聪明反被聪明误”,成了封建政治的牺牲品。

我父亲是新民晚报的忠实读者。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我懂事始,记得每天有件事父亲是必须做的:一件是晚上六点半,正时打开无线电(收音机)收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说说唱唱”节目。上海几位滑稽名家,杨、张、笑、沈、姚、周的独脚戏百听不厌,从不脱班。另一件事就是看新民晚报。

记得我上小学时,每天放学后父亲就叫我到淮海路长春食品商店对面的一家报刊门市部买好晚报带回家,有时还得排上队才能买到,如一旦忘了买,就是一顿“排头”(斥责),必须赶快再去买。

后来父亲由于腿脚有病退休在家,行走十分不便,特别是下楼更是困难。当时妈还在上班,我又到郊区念书,周末才能回家,所以买晚报就成了问题。当时我家住在淮海中路成都南路的沿街二楼,每天可以听到卖报的叫卖声,于是父亲想了一个办法,将一个菜篮子系上一根长长的绳子,每当下午三四点钟听到报童从远处传来的“晚报要哦,新民晚报……”的叫卖声,马上就挪到窗前,叫住报童,在篮子里放上零钱缓缓放下。报童拿了钱,就将报纸放入蓝内,父亲再小心翼翼上来。这样就解决了每天看报的问题。

那段时间,报童每当走近我家门口就会放慢脚步,故意拉开嗓门叫喊“新民晚报来啦!”等着父亲将篮子放下。每天如此,配合默契。时间一长父亲与报童便交上了朋友。有时父亲想吃马路对面的点心,那位报童也会帮助买好放进篮中与晚报一起吊上来。父亲对我说:“那位小囡交下叫我,每天按时到楼下叫我,知道我腿脚不便,有时还会关照我说不要急,我等你。”有几次父亲没听见,错过了时间,报童也会兜了一圈卖好报,特意留了一份再给父亲送来。这样的温馨一幕持续好几年,直到“文革”开始,晚报停刊,这道独特的风景就此消失。

新民晚报这口深受老百姓喜爱的“燕子”,曾以这样的方式飞进寻常百姓家,真是令人难忘。

我们几个都傻了,不要钱!当今社会还有不要钱的地方?我们几个老头不由得面面相觑,想着刚才自作聪明地砍价,想着我们自以为是的精明,想着对淳朴孩子的误解,突然都有了一种无地自容的羞愧,面面相觑,我们个个面红耳赤,手中的椰子似乎有点沉重。抬头看,那蓝天白云显得格外的纯净,随着清风飘进了我们的心田……

## 吊篮买晚报

关鸿

